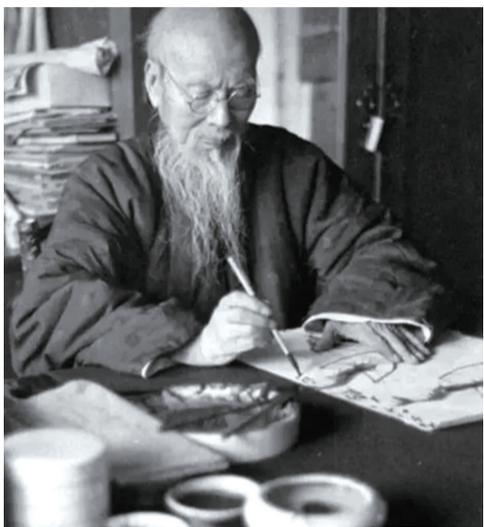




苏东坡的“铁杆粉丝”齐白石

苏东坡与齐白石，一个活在北宋，一个生于晚清，相隔八百余年；一个出自书香门第，二十二岁即高中进士，一个世代务农，二十七岁还是半文盲；一个终身吃皇粮，曾经官居显贵，一个一辈子没进过官场，全靠卖画刻印养家糊口。然而，外表反差如此巨大的两个人，在文化人格上却有着惊人的趋同性——苏东坡诗、文、书、画样样精通，齐白石则诗、书、画、印堪称四绝，而且两人同样都是在生前就已享有巨大声誉。



齐白石

通晓东坡诗文

苏东坡一生勤于著述，流传至今的作品数量十分惊人，计有诗2700多首、词近400首，各体文章逾2000篇。对于东坡诗文，一般人所知晓的无非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名作，除了专门从事苏东坡研究的学者，很少有人能通读东坡全集。然而，齐白石却做到了对苏东坡许多冷僻诗文信手拈来。

《借山吟馆诗草》是齐白石于1928年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诗集，其中有一首题目很长的诗——《甲寅雨水节前数四日，余植梨三十余本，一夜因读东坡与程全父书，“求果木数色，太大则难活，小则老人不能待。”余感以诗》：

老饕一啖费经营，稳把烟锄世味轻。遍种园梨霜四角，只愁头鬓雪千茎。盗桃臣朔饥无补，怀橘儿郎壮可耕。斛米若售木竹石，十年肠里作雷鸣。

自注曰：东坡《枯木竹石》，月须米五斛，酒数升。以十年计。樊榭翁先生为余评定画价，尝借用此事。

苏东坡写给程全父的那封信，在东坡文集中属于不太吸引眼球的。齐白石这首诗以之为引子，足见其对东坡作品的熟悉程度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不拟诗题，直接以作诗原委为长题冠于诗首的做法，明显也是从苏东坡那里学来的。

《白石诗草二集》中有一首《望云》诗，诗前有序写道：“一夜，梦读苏东坡‘死后犹忧伴新鬼’句，感动涕泣，因泣而醒，泪犹盈眶。明日游西山，登其巅，南望浮云，有思亲舍。”梦里都在读东坡诗，可见齐白石对苏东坡痴迷到了什么程度。

意趣相投

齐白石之所以能成为苏东坡的“铁杆粉丝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天性极为相似。苏东坡虽曾身居高位，但因喜仗义执言，“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”，所以既遭到王安石“变法派”打击迫害，又被司马光“保守派”所排挤，一生三次被贬官，一次比一次贬得更偏远。齐白石则因其“胆敢独造、超出千古”的艺术品格，他的画作受到同行奚落挖苦，在北京画坛上长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。齐白石有一方白文印“一切画会无能加入”，反映的就是这种处境。好在逆境不但没有压垮苏东坡和齐白石，反而最终铸造出两座奇伟瑰丽的文化丰碑。

相似的天性必然会培养起相近的审美趣味。在自己绘制的一幅《怪石兼水仙花》图上，齐白石题诗：

小石如猿丑不胜，水仙神色冷如冰。断绝人间烟火气，画师心是出家僧。

自注曰：《东坡集》，《杨康公有石状如醉道士》诗中，有猿化石故事。

齐白石的画作及题画诗，以怪石、顽石为主题的还有《水仙怪石》《顽石牡丹》《石头兼蝴蝶兰》等多幅、多首，可以说对怪石情有独钟，而这简直与苏东坡一般无二。

苏东坡和齐白石所称的怪石，“其质虽丑，有奇特气”，往往因为过于出众，无法派上低层次的用场，从而被世俗所鄙弃。齐白石刻过一方朱文印“行高于人众必非之”，又有两方印（朱文、白文各一）“流俗之所轻也”，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。可以说，正是相同的品格与遭遇，使苏东坡与齐白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“怪石”作为讴歌礼赞的人格意象。

画风深受东坡影响

其实苏东坡除了作画以外，还提出过许多精妙的绘画理论观点，对后世文人画持续产生着深刻影响。齐白石“衰年变法”，“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”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画风，其中就有东坡画论的影子。

齐白石从木匠改行作画，拜胡沁园为师后，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。到北京以后，陈师曾向他指出，“工笔画梅，费力不好看。”齐白石遂以花卉画为切入点，改换画法，其指导思想是突破单纯追求“形似”的传统窠臼，使自己的画作具有“超凡之趣”，这正与东坡画论的观点相吻合。

齐白石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：

余尝见之工作，目前观之大似。置之壁间，相离数武观之，即不似矣。故东坡论画，不以形似也。即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，瘦瓢、青藤、大涤子外，皆形似也。惜余天资不若三公，不能师之。

“工作”即工笔画作，也可理解为工匠之作。这种画作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具体对象的细部刻画上，却不能把握整体的神采。

“东坡论画，不以形似”并非不要求

“形似”，而是将“神采”“气韵”作为绘画的最高追求，让“形似”服从和服务于“神似”。苏东坡说：观士人画，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，往往只取鞭策、皮毛、槽枥、刍秣，无一点俊发，看数尺许便倦。汉杰真士人画也。

苏东坡在这里把士人画（即后世所称文人画）与画工之画加以对比：士人画并不局限于具体对象，而是“如阅天下马”，然后把其中最杰出者的体貌特征、精神气质提炼、表达出来，让人看了不禁心驰神往、越看越想看；画工却只盯着马鞭、马槽、马的草料这些形而下的东西，只想着精准传递这些细节，画出的马没有精气神，让人多看生厌。

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幅以苏东坡为主题的画作，在其中一幅《东坡图》上，他题写了这样一首诗：

平生君最轻余子，余子何尝不薄君？若以才华作公论，此翁随处合孤行。

这是对苏东坡的写照，又何尝不是齐白石的自况？

张德斌《北京晚报》

古人赴宴也“打包”

警句“吃不了兜着走”，常被用来警告或威胁某人做事必须考虑后果，否则将难承受。可在制止舌尖浪费上，古人并不介意“吃不了兜着走”，且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节俭佳话。

《礼记·杂记下》说，有人问曾子，“夫既遣而包其余”，曾子告诉他：“既飧，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”。可见，古人认为吃不了的美食应“打包”带回。

南朝著名文学家、东海郟人（今山东郟城）徐孝克堪称“打包”狂。《隋书·卷二十六·列传第二十》说：南朝陈国子祭酒徐孝克生性清廉，每次陪侍宴席，“无所食啖”，可散席时，他面前的食品却少了。高宗（南朝陈国宣帝）很纳闷，就询问中书舍人管斌是怎么回事，管斌因没在意回答不上来。由此，管斌就留意观察，见“孝克取珍果内绅带中”，后来查访，才知他是拿回去给母亲食用。管斌如实禀报，高宗感叹

良久，“乃敕所司，自今宴享，孝克前饌，并遣将还，以饷其母”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北宋“牛人”司马光也好“打包”。宋人胡仔编撰的中国诗话集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二十二说，“至本朝君实（司马光）亦居洛中，遂继为之，谓之真率会。”司马光组织“真率会”，还定了“约法三章”：“朝夕食不过五味，菜果脯醢之类，各不过三十器；酒巡无算，深浅自斟，主人不劝，客亦不辞，遂巡作下酒时，作菜羹不禁……既食而携其余。”“真率会”及“会约”清晰地告诉人们，当时七八个志趣相投的退休高官聚会，不讲排场，量入为出，吃剩的统统打包带回。司马光没钱？当然不是，他把退休金的一半送给贫困朋友，另一半捐出去“周济贫民”，自己晚年组织“真率会”与老朋友、老同事聚会，自己不浪费还和老朋友们厉行节俭的生活方式。

北宋大文豪苏东坡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·其四》写道：“君来坐树下，饱食携其余。归舍遗儿子，怀抱不可虚。”朋友聚餐后，剩下的饭菜，带回家给孩子吃。这可不是“美食家”苏东坡矫情，被贬黄州、儋州等地，他都“身耕妻蚕”，吃自己种植的农作物、喝自己采的茶，他的勤俭和坚韧，一直令世人叹服。

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纷纷以行动“尚俭戒奢”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。明末清初理学家朱用纯崇尚勤俭持家，教育子孙们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可见，餐后“打包”的习惯在我国由来已久，勤俭节约、反对铺张，亦被视为美德代代相传。我们当下的物质生活日渐丰富，更应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践行理性消费、简朴务实的社会风尚。

赵柒斤《今晚报》